

# 不廢江河萬古流

黃國彬專訪

■ 文：錢景亮



回想那年頭腦海只浮現迷迷濛濛的一片枯黃，電風扇的鐵葉都早已鏽跡斑斑了，依舊軋軋的轉過不停，吹來的卻都是悶得教人發慌的熱風。講臺上老師在唸〈聽陳蕾士的琴箏〉——他的寬袖一揮，萬籟就醒了過來……月下，銀暈在鮫人的淚中流轉，白露在桂花上凝聚無聲，香氣細細從睡蓮的嫩蕊溢出，在發光的湖面變冷……十指在翻飛疾走，把驟雨潑落窗格和浮萍，颯颯如變幻的劍花在起落迴舞，彈出一瓣又一瓣的朝霞……廣漠之上，月光流過了雲漢，寂寂的宮闕和飛檐在月下聽仙音遠去，越過初寒的琉璃馳入九天……講臺下我卻一句也沒聽進耳內，只一心等待鐘聲一響便衝出課室，離開校園……

## 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改制前讀範文的學生不會不認識黃國彬教授，他那首〈聽陳蕾士的琴箏〉可叫歷代多少考生都苦不堪言！黃教授笑說要向當年為此大費周章卻依然百思不得其解的莘莘學子致歉，辛苦他們了。黃教授坦言〈聽陳蕾士的琴箏〉的確不易，但在他云云詩作之中，比它更為艱澀的也是有的：「若以數字論難易，一是最易，五為最難，這首詩大概是四左右。」〈聽陳蕾士的琴箏〉意象崢嶸，五色絢爛，但學生均視為畏途之因正正在於意象二字。黃教授認為學生不得要領在於大家對賞析新詩的訓練不足：「欣賞新詩要先受訓練，有別於音樂。欣賞音樂是很直接的，記得幾十年前，一日我在房間讀書讀累了，便放披頭四的歌聽，聽了半個鐘頭就把音樂關了繼續讀書。母親一直在廚房燒菜，這時候突然大喊說：『音樂真好聽，繼續放啊！』母親從未聽過披頭四的歌，她這麼一說使我發現欣賞音樂是很直接的，欣賞文學則需要先受訓練，所以欣賞新詩也是需要先受訓練的。當今之務是先讓學生多讀好詩，無須深究理論，大致理解意思就足夠了，假以時日就可入賞

析新詩的法門。凡是經典文章根本無須刻意背誦，自然就會鐫刻腦海。」

《地藏經》有如此一句：「一歷耳根，即當永記」。往昔講臺下漫不經心的那人聽黃教授一語，才發覺即使銀暈不再流轉，白露消散無跡，那一瓣又一瓣的朝霞卻依舊綻放穹蒼，璀璨宛昨。



藍天。  
碧海，  
哪裏  
飄來  
一瓣雪？

〈夏鷗〉，載《秋分點》

## 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

改行新制後，老師和學生再也聽不到陳蕾士的琴箏聲了，但詩人的情懷仍然纏綿相隨。現在盤桓耳際的是溜冰場的喧囂聲和中大校園的海聲風聲：黃教授的〈溜冰場外〉和〈馬料水〉分別收入啟思初中和高中課本。說起中大風光，黃教授頓時滔滔不絕，醉心傾倒之情躍現臉容。黃教授與中文大學之緣始於一九七四年：那時他青春沛艾，已從香港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剛進中文大學英文系當助教，〈馬料水〉一文便是當時寫成的。一九八〇年，黃教授赴翡冷翠進修意大利文和研究但丁，隨後幾十年間，先後任教香港大學、加拿大約克大學、嶺南大學。二〇〇六年重回中大出任翻譯系講座教授，此時頭上的髮絲都已半白了。黃教授對中大情有獨鍾，把她「傾國傾城、不可方物的絕色」化成紙上文字，教讀者浮想聯翩。散文有〈馬料水〉、〈四月〉、〈中大六年〉、〈吐露港的老鷹〉、〈如果杜甫在中大〉（均見散文集《琥珀光》）、〈中大氣象〉（見《城市文藝》第二卷，第八期），詩集則有《吐露港日月》等。

「中大之美，美在自然風景，宛自天開。就我參觀過的學府而言，中大的校園最美，沒有一所大學比得上。牛津、劍橋有古色古香的建築物，但沒有中大的無敵海景——雖然牛津、劍橋的歷史悠久，所出的偉人多如天上的星星，叫中大瞠乎其後。劍橋有康河，徐志摩把它寫得很美，可是老實說，康河遠遠比不上吐露港。

中大之美，也在人文風景，人材輩出。中大當然不能與牛津、劍橋這些 ne plus ultra 的千年巒宮一爭長短，但成立至今在學術上已取得長足的進展，成就有目共睹。要形容中大的人才，我不會用『臥虎藏龍』這個成語，因為中大的虎龍不『臥』不『藏』，四周皆是：或在百萬大道上跟你擦肩而過，或在會議室裏坐在你旁邊翻閱文件，或在電話線的另一端跟你聊天！」

中大是一座不夜城，充滿了活力和動感，是一所奮發有為、蒸蒸日上的「動感之校」。於是，我瞿然驚覺，四十多年來，經前人的華路藍縷和今人的共同努力，其中包括校董會、學校管理層、師生、校友的全面投入，香港中文大學已經有不可置疑的恢弘氣象。這恢弘氣象，七十年代主要見諸獨一無二的校園；今日，既見諸始終美麗的校園，也見諸其教學和研究成果，見諸其對社會和學術界的貢獻。

〈中大氣象〉，載《城市文藝》第二卷，第八期

##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詩人無情不成詩，黃教授是有情人，中大的旖旎風光、秀麗景物在其筆下化成翩翩字句。讀黃教授的文章不難體會他對中大深摯之情；細味其意，更可感受他對大自然嚮往之思。黃教授一九四六年生於香港，兩年後隨父母回鄉，一九五八年返港。黃教授十載童年在廣東新興農

村度過，他綵筆一揮，把鄉間四季描繪得如詩如畫，讀來仿覺樹香花香馥馥撲面來：

春天來時，我的世界也是「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裡雨如煙」。我的世界，也有白鷺飛過漠漠的水田，有爛漫的山花，紅勝日出時如火的江花……

春去夏來，我聽過黃鸝在陰陰的古木中轉鳴，聽過蟬聲在長長的下午伴我入睡。午睡醒來，我會到溪中或河裡游泳、捕魚……

到了瓜果成熟、蜜蜂釀蜜的醇秋，鄉下的人又會進入另一個收穫季。清爽的西風中，我會嗅到滿田的稻香，看見水稻的金浪向遠方起伏……

秋天過後，大自然又會以另一面貌悅目娛心。這時候，潦水和寒潭會更加清澈明淨。看見健鶻怒展鋼翼，衝入無際的藍空去擊打鏗鏘的冷玻璃，我也會兩脇生風，興奮地衝入萬里空曠，在一萬尺之上把巨翅晾入天風，以鷹隼的銳目追蹤地上的田鼠和野兔。

〈我的烏托邦〉，載《桌上暖香》

一般讀者讀黃教授的文章會讀到不少生字，黃教授認為用字之道在於是否用得恰當，能否充分表達作者的情感和思想，故此不必刻意區分難易。「我所認識的字全都是我的僕人，我的士兵，都可任意驅遣。我會安排最適當的人選去完成各項任務；只在意我有沒有把文章寫得最好，有沒有把我想說的話都準確說出來。大藝術家創作時仿如身處宇宙萬象之中；一舉步，腳下就踩出一條星河；一思考，魂魄就飄入忘我之境。但丁如是，莎士比亞如是，李白、杜甫、莫扎特、貝多芬、達芬奇、米凱蘭哲羅也無不如是。」



提筆，千千萬萬的文字  
就會醒來，像綠芽從黑土  
冒出，唱著翡翠之歌  
向朝陽的呼喚奔去；  
或者有雲朵冉冉，沿濕崖  
升出幽谷，在天空舒卷，  
下一分，下一秒的形態  
再無從預測；或者有冰湖  
雪融，春水溢過堤岸，  
滲入泥土，滲入植物的  
根鬚，沿毛細管攀緣  
而上，在樹頂嘩然迸發成  
煙花，散成多變的彩虹，  
陽光中搖成不同的圖案；  
或者有一陣風，躡足而起，  
曳著銀色的絞綃，在松上  
迴舞，下降，跼足如蜻蜓，  
觸到初綻的綠芽時上升，  
輕擦過雲裾，而下一分，  
下一秒的去向再無從預測……  
因為，你的筆端一動，  
無窮的大千就會醒轉，  
蹁躚成無窮的可能。

〈筆動的剎那〉，載《秋分點》

##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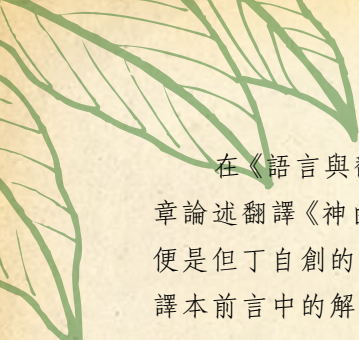
黃教授通曉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古希臘文；香港許多學生就是學中英兩語也弄得焦頭爛額，通達八種語言所耗心力和年月之多可想而知。黃教授更是中學起便筆耕墨耘，寫詩、寫散文、寫評論文章之餘，還心繫翻譯。

譯道之迢遙，譯道之險巇，恐不足為外人道。中英翻譯界有兩大祭酒，一位是把洋洋八十回《石頭記》譯成英文的霍克思教授（David Hawkes）。當年他辭去牛津大學講座教授教席，以便專注逐譯《石頭記》，歷經十五寒暑始譯成。《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評此譯本當可分佔當代譯林的鰲頭。另一位鉅公是劉殿爵教授，他花五年翻譯《老子》，七年翻譯《孟子》，七年翻譯《論語》。這三部譯作是西方研究中國文史哲之士都讀過的經典。劉教授文章翻澗，字字珠璣，聞說當年英國企鵝出版社總編輯為斟酌譯稿的一個英文字，帶同助手約劉教授吃飯討教！

論黃教授最聲重士林，詩入雞林的譯作，當是意大利文學不朽名著《神曲》的中譯本。《神曲》共分三部：〈地獄篇〉、〈煉獄篇〉、〈天堂篇〉；大詩人兼大評論家艾略特這樣頌揚《神曲》偉大之處：「〈天堂篇〉並不單調；其變化不遜於任何詩作。整部《神曲》合而觀之呢，則只有莎士比亞的全部劇作堪與比擬。……現代天下，由但丁和莎士比亞均分，再無第三者可以置喙。」艾略特認為莎士比亞展示人類感情的至廣；但丁展示人類感情的至高、至深。

黃教授翻譯《神曲》的工程歷時二十多年：一九八四年動工，其間有兩年半因忙於其他工作，翻譯暫停；一九九二年黃教授從加拿大返港，從速翻譯《神曲》；一九九六年初稿完成；一九九九年譯稿潤飾完畢；二〇〇二年註釋完成，《神曲》付梓。





在《語言與翻譯》一書中，黃教授寫了五篇文章論述翻譯《神曲》的各種問題。他說最絞腦汁的便是但丁自創的三韻格。根據黃教授在《神曲》中譯本前言中的解釋，但丁的三韻格非常嚴格，「每三行自成單元，韻格為 aba, bcb, cdc……。每一單元的第一行與第三行相押，第二行與前一單元的第三行、後一單元的第一行相押；每章的末行只與倒數的第三行相押，就像每章的第一行只與每章的第三行相押一樣；開頭和結尾，如鏡像互映，形成中外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均衡對稱。」

黃教授毅然迎接《神曲》韻格的考驗是因為《神曲》的韻格使這長達一萬四千多行的史詩環環緊扣，連綿不絕；不按原詩韻格翻譯，肯定會犧牲部分詩義。黃教授的《神曲》翻譯保留但丁的三韻體韻格，過程之艱鉅不難想像，他因此常常為翻譯一個字而推敲整整一晚！難怪黃教授說翻譯《神曲》所受的苦比得上中外所有酷吏的慘驚刻覈！

「我經常勉勵翻譯系的學生不要怕難。我說：你們是 la crème de la crème，連你們也怕難，那香港的學生全都怕難了。學生不應怕難，老師也不應過於遷就學生，老是怕他們讀不明。老師的職責在於啟迪學生的潛能。當然，有時候學生捨難趨易，是因為考慮分數的高低：選修較易的課程，較有把握拿高分。回想我們讀書的年代，許多同學都不管甚麼分數，總之愈難愈好！在港大文學院讀書時，我專挑最難的課程來讀，功課也專挑最難的題目來做。大二那年要交一份翻譯功課，我當時覺得自己的英文遜於中文，因此故意選中譯英的方向：譯《曹子建全集》，務求改善英文。大致說來，現在的學生比我們唸書時重視分數。」

平心而論，今日中大翻譯系的頂尖學生與當年港大英文系的頂尖學生相比，可謂不相伯仲，二者的分別在於：今日的年輕人不大願意吃苦。他們過的生活比我們當年優渥多了，父母往往是專業人士，甚至獨當一面，有卓越成就，所以他們生下來便衣食無憂。開國之君總勝過繼任之君，因為開國之君必須為天下江山奮鬥：唐高宗大概不是等閑之輩，但唐太宗已替他張羅一切，他的潛能便不能——也不必——盡展了。

舊時的社會風氣純樸，讓人分心的事不多，閱讀就是消遣娛樂。大多數人的生活都艱難，唯有咬緊牙關，刻苦求進，終於創出新天新地。現在，時代變了，文化、風氣不如往昔。學生享受父母種下的豐碩成果，生活五光十色，力拚奮鬥的誘因也就減少了。我曾經對翻譯系一些極優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說：「你們肯定是香港以至全中國的精英；但是，你們的奮鬥精神大概比不上你們的父母。」這些同學聽了我坦率之言，都點頭承認。

「書一定要多讀，而且要讀經典。讀經典不僅要學其語言文字之美，也要汲取蘊含其中的無垠智慧。我贊成讀範文：經典文章包羅萬有，裏面的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讀通、讀透這些文章，你肯定得益無窮。譬如讀〈荊軻傳〉，可以學到敘事、寫人、繪景、設計對話、營造戲劇高潮的手法。你看司馬遷把荊軻大勇若怯的性格描寫得多透徹、多淋漓。《紅樓夢》的人物描寫也是一絕。試看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人人個性都那麼鮮明，栩栩如生。讀《紅樓夢》，你就會見識到大師描寫人物的超卓技巧。《莊子》的〈逍遙遊〉是一流的散文，而且深藏睿智。」

# 翻譯系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語言至精煉、至高深、至細膩之處就是文學：經典不可不讀。我唸中六時就讀莎士比亞的劇作《李爾王》和米爾頓的《失樂園》，起步時要克服不少困難；但讀了這些文宗哲人的原著後，我的眼界為之大開，得以初窺詩的堂奧。現在，我還在讀莎士比亞、但丁、米爾頓。他們是我最喜歡的西方作家。中國的詩人中，最吸引我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蘇軾。如果要選中詩至尊，我會投杜甫一票。

一九八一年，我年少氣盛，寫了《中國三大詩人新論》一書，評析屈原、李白、杜甫的詩作，並為三位大詩人分高下。杜甫和李白生於同一時代，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杜甫見賢思齊，精研詩藝，詩作的用字、意象、構思、題材都有李白影響的痕跡，最後的成就卻超越了李白。李白寫『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閑』，杜甫的『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更圓融；李白寫『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杜甫的『露井凍銀牀』更濃縮；李白寫『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杜甫的『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更凝煉。若論創作態度，杜甫比李白嚴肅、認真，他鍥而不捨的精神非李白可及。

可見讀書修業，不可以沒有決心和毅力。古往今來的大藝術家皆如此：他們的專注有點像激光。」

中七那年，教我們英語的是一位姓哈里森(Harrison)的老師。哈里森老師溫文儒雅，邃於英國文學。有一天，他點名時發覺一個喜歡曠課的同學再度曠課，未進大學就當起了大學生，養成了任意缺課的習慣，終於「佛都有火」，拿起粉筆向準大學生的名字一戳，罵道：「He shall not live; look, with a spot I damn him (他也活不成；你看，我點了他的名，判他死刑)。」我聽了哈里森老師的詛咒，精神為之一振。這句話的用字、節奏、吐屬，都不像等閒的口語，簡直是詩啊！不

過我當時只覺哈里森老師的話不同凡響，不知這話大有來頭。後來唸莎士比亞，才知道哈里森老師詛咒那個頑皮同學時，引用了《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 第四幕第一場安東尼所說的句子。

皇仁有這些老師，我受了他們的薰陶，得到不少好處。

〈與孫中山先生同校〉，載《桌上暖香》

##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唐大曆元年，安史之亂剛靖，吐蕃、回紇乘虛而入，烽火相連，國事蠭沸。杜甫心望京華，無奈身滯夔州，生計蕭疏。詩人深知自己已是暮景殘光，無力匡濟華夏，撫今追昔，不勝感喟，遂成〈秋興〉。〈秋興〉八首詩結構緊密，融情入景，意境恢廓，後世推為杜甫登峰造極之作。在〈秋興〉第七首中，詩人緬懷曩昔昆明池盛況，但如今只見江湖浩漫，歸去無路，遂興嘆云：「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惻怛之慟，形於字句。

黃教授當然不是滿心荒涼，更非飢寒相侵，相反他精神抖擻，為青衿傳道、授業諄諄不倦，大筆更是如椽。與黃教授傾談，他總是言笑晏晏，和顏悅色，說一眾文學大家深妙之處說得興會淋漓，更會拍案叫絕，高山仰止之情盡展於顏。黃教授博讀古今中外名著，卻依然謙卑自牧，每日朝氣勃勃向森漫的文學大海撒網。長吟野望，水流雲遲，這個漁翁也真是逍遙自在。

